

一門三傑

醫五 ■ 聖韻

在美國，對於每位醫生和許多人而言，梅育診所（Mayo Clinic）——一座由威廉和查理·梅育（William James and Charles Horace Mayo）兄弟所建立的醫院，將永遠被視為現代診斷學和外科學的奇蹟，為美國，為全世界醫好了無數疑難絕症；同時其附設之醫學研究所，也為世人造就無數良醫。他們對近代醫藥事業的最偉大貢獻就是合作性的「集體行醫辦法」（Group practice）的構想，形成今日醫院的會診制度。其他貢獻如威廉所首先提出的闌尾炎名稱（Appendicitis）以取代過去所用的盲腸周圍炎（Perityphlitis），梅育例行檢驗（Mayo Routine）等，在今日更被普遍地應用和實施著，而父子三人那種充沛的精力，充滿信心而又孜孜不倦的求學精神正可為吾輩——未來的醫藥工作者——做一面鏡子。

一、拓荒者

繪製地圖的人往往不能決定河流的起源要從何處畫起，現代醫學的源流也很難決定要從何處說起，往往我們所尊崇的偉人事實上不過是支派的一個門徒而已，並非創始者。但現在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現代外科學的發源地是在英國距離曼徹斯特工業區只有幾哩的蘭凱色村（Lancashire village），在一八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這裏誕生了威廉·瓦洛爾·梅育（William Worrall Mayo），終其一生，總是一卷在手，勤讀不厭，他的癖好就是迫切地想去獲取各種經驗，各種見識。二十五歲以前，他就是經常不滿現狀，野心勃勃，但在當時英國的傳統社會束縛下，卻無法伸展抱負，因此這位青年鬱鬱

不得志，想到海外去碰碰運氣。

威廉·梅育開始學醫，是在曼徹斯特市，後來又先後進入倫敦和格拉斯哥的醫院實習，可是只逗留了短暫時期，並未完成行醫者應有學程，因此也未領到醫師執照。由於不滿當時的醫學制度，當美洲正在向英國招手的時候，他就加入了出國的行列，踏入了美國國土，那時是一八四五年，他剛好二十五歲。

剛到美國時，正是內戰前一切都在急劇膨脹的日子，幾乎沒有一個英國人能像他那樣地適應於當時美國的那種生活，他將自己拋入時代的潮流中，不斷地變換自己的職業和環境。先在紐約的貝雷佛醫院（Bellevue Hospital）工作過一段時間後，就非常失望地離開了，向西流浪到水牛城，停留一個短時期，又繼續漂泊到距紐約市數百哩遠的印第安那州去，在拉法耶特城，竟和一位朋友合夥開了一間成衣店，而成為一名裁縫。一八四九年春間，他又決定回到醫藥本行，乃復進入印第安那醫學院攻讀。畢業後他又向西進發，幾乎沒有一州能使他定居下來，乘著馬車或騎在馬背上，這位遊移不定的企業家曾到過伊利諾、威斯康新，到明尼蘇達州時，那時正是一片草莽叢林，充滿了印第安人的遊牧部落，而三百哩外之西北方正正是急劇移民的芝加哥。

在明尼蘇達，他們稱之為「北部之星」，有種帶著原野氣息的悲愴情調，使梅育先生想到要停下來了。先在明州聖保羅市住了一、二年後，又移居到一個叫羅徹斯特的小村，在那裏，這顆動盪不安的心靈終於安定下來。在流蕩的那一段日子，他與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女子露依絲小姐結婚，開始了他

的家庭生活，像如此一位流浪的男人能娶到如此一位聰明伶俐的蘇格蘭女子為妻，也是够幸運的。她帶給他一種身心兩方面的平衡感覺，也帶給他的兒子們一種不屈不撓的意志，為梅育家族開出一朵奇花異葩來。

明尼蘇達州於一八九九年才開闢，全州居民不到五千人，因為要常常與印第安人戰爭，生命非常不安全。尤其當時廢止黑奴的政治論爭已逐漸沸騰，梅育也陷入其中，他是一個愛國者，也是民主黨之狂熱份子，他參與了許多貿易事業，賣木材，養馬出租，執行土地調查等，直到四十歲之後，他才逐漸停止外界活動，專心做一個家庭醫生，騎在馬背上，去為獵人和農人們看病。梅育的妻子是拓荒者的典型伴侶，她能在小爐灶上烤玉米麵包，縫製衣裳，而且如果丈夫在五十哩外，有病人上門時，她自己也會配上幾包藥或穿上白衣冒充醫生一下，她也知道如何在荒野中照顧自己和孩子們。有一次，所有的男人們都外出，有幾個遊蕩的印第安勇士出現於小村外，她就將婦女們聚集來，令她們都穿上長褲，列成隊伍，手上握著長掃帚柄，遠遠看來好像來福槍，而那群印第安人竟逃掉了。做為一位醫生的妻子，她必須幫助丈夫應付緊急事故。他們的兩個兒子，長子威爾生於一八六一年，次子查理生於一八六五年，二人長大時，自然也加入了學徒的行列，除了學習運用來福槍，擠牛奶和伐木材外，他們也製藥丸，做外科夾板和幫著施氣仿麻醉，老梅育醫生擁有當時拓荒者所需要的小儀器可以節省不少時間，他以自己的家做抵押品購買新的科學儀器像顯微鏡之類，以使他的孩子們獲得更多的靈感。他確實生來就具有一種當教師的本領去教導他的兒女們，他除了將他自己醫藥上的知識教給他的兒子外，更重要的是他將心理上的不穩定和不滿足也傳給了兒子們。

由於深深體會到醫學知識缺乏的痛苦，他讓孩子們進入最好的醫學校，長子威爾入密西根大學醫學院，次子查理入芝加哥醫學院（後來的西北大學），威爾畢業於1883，查理畢業於1888年，二人畢業後都回到了羅徹斯特城來，擬定了父子三人聯合行醫的計劃，包括了一位苦學自成的老父親和二位學院出身的兒子。

二、草原醫生

老梅育是貧苦出身的，他明白一位醫生是必須奉獻自己的，要置患者的健康於自己的私利之上才

行，所以他和兒子們從不積蓄錢財，只是盡全力使病人恢復健康，而且對於公益事業總是慷慨解囊，家裏從無多餘的現款，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不得不極力撙節，老梅育也曾對一位知己朋友明白表示過，他的行醫收入僅够維持最低的生活。他曾旅遊各地，幹過數種行業，使他能洞察人的心理，他明白病人信任醫生，在於醫生要有凌駕病人的權威性，否則醫生是無法做好事情的，而權威是應該超金錢的，即置個人人格於利益之上，也是老梅育教給兒子們的第一個原則。第二個原則他教導他的孩子們要不斷地學習和教導他人：這「教學相長」的精神在醫學是不可或缺的，梅育父子們組成「互通訊息的學習者」（Communicative learners），不斷地吸取新知識，同時也將心得告訴他人，再聽取他人的意見，如此才會心安理得，他們有一個習慣，就是任何時候有重要的手術時，就傳話給當地的其他醫生，請他們來旁觀。定居羅徹斯特後，梅育兄弟還每星期定期去訪問三百哩外之芝加哥醫院，從那裏獲取外科專家的指導，像如此開放式地分享學識和經驗，在今日已成為科學進步所不可或缺的原則，但在當時那種環境下，鄉下的醫生們都還在走江湖賣草藥，庸醫充斥時，他們這種精神確實不失為一種補救法，以免淪為落伍的醫生。總之，梅育父子的心中都有一個信念，這個信念就是醫生的天職乃在於盡己之所能和促進職業道德。

老梅育年輕時體高僅五呎四吋，身裁矮瘦，但總是雙目炯炯，充分顯出堅強的意志和自信心。大兒子威爾是瘦高個子，美麗的金黃頭髮，配以碧藍色的雙目，性格好靜。次子查理則是矮胖的個子，滿頭黑髮，感情豐富，比較像他的父親。他們在性格上雖不同，但在工作上卻能互相調諧，且維持各人獨立的功能，誰也無法指出那一位比較偉大，但嚴格比較起來，威爾比較強健能幹，有系統有企業精神，接近蘇格蘭式的性格，正如其母親，而查理較灑脫，有藝術家的風度也有冒險家的精神，較接近拉丁式的性格，正如其父（老梅育的祖籍在比利時），他們的發育都很慢，在童年時，並無出眾之處，對於醫藥也沒有天賦的特別才能，他們的成就，是與環境有密切關係的。

年輕的威爾自醫學院畢業後，在父親的鼓勵和支持下，又入紐約研究院繼續深造，他以大部份的時間考察紐約的醫院和它們所附屬的外科診所，在那裏他看到了一種當時名之為盲腸周圍炎（Perityphilitis）的治療，老一輩的醫生們則只稱之為「

腹絞痛」，其病徵、高熱、嘔吐和腹大的醫生用的方法，治療結果甚佳。波士頓有一位醫生 Heber Fitz，曾之一小管，受微菌腫脹。根本的治療後，專心致力於腸胃周圍炎之論文當眾宣讀。他指出法解釋正確的病因炎（Appendicitis）器官，何不在未發告雖然還帶有保羅尾炎開刀是很早的探索，才使治療個新觀念形成了。入腹部時，病人仍有許多反對的痕迹，而是高度。在今日看來，尾巴在人類退化點來看，早期切嚴重就要躺在病這是醫生們用來，英王愛德華七不堪，接著有高尾炎，開刀後該病的人的偉大世界。

三、合作行醫

一八八三年雨夾著旋風掃過，傷亡，全區變成臨時的收容所內，自己的醫院。因當院都是為貧苦者，加上受過訓練。在抗毒法治療就是去等列極進行，直到一院，由梅育父子

腹絞痛」，其病徵是在右腹部下有腫脹，伴生劇痛、高熱、嘔吐和噁心，易併發腹膜炎而致死。較膽大的醫生用的方法是切開膿腫部份，引出其中的膿液，治療結果甚佳，每四個病人中有三個治癒。在波士頓有一位醫生雷拔那爾·黑伯·非茲(Reginald Heber Fitz)，曾發表該病病源起於腸部末端突出之一小管，受微菌感染而發炎，導致周圍器官發生膿腫。根本的治療是在於切除該小管。威廉回到羅城後，專心致力於此病之研究，寫了一篇論闌尾及闌尾周圍炎之論文，在明尼蘇達州醫學會的年會上當眾宣讀。他指出過去所用腸炎及闌尾周圍炎都無法解釋正確的病因所在，適當的名稱，應該是闌尾炎(Appendicitis)，而闌尾在體內只是一個退化的器官，何不在未發生膿腫前即加以除去呢。這篇報告雖然還帶有保守性，但已使聽者動容。在今日，闌尾炎開刀是很平常的事，但它卻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探索，才使治病成為不足懼怕，從此之後，有一個新觀念形成了，那就是當一個外科醫生將刀子開入腹部時，病人並非就已面對死神的威脅。但當時仍有許多反對的人，他們認為闌尾不是退化無用的痕跡，而是高度重要的器官，在體內有重要的功能。在今日看來，這種論辯已沒有意義，正如猿猴的尾巴在人類退化為尾椎之一小部分。但以病人的觀點來看，早期切除是不是有必要呢？病痛尚未十分嚴重就要躺在病床上任醫生們宰割，有些人還以為這是醫生們用來騙錢的把戲呢？但一九〇二年夏季，英王愛德華七世準備登基前忽然腹部不適，疼痛不堪，接著有高熱且腹部發生痙攣，經過診斷後是闌尾炎，開刀後情況良好，於是人們才體會到發現該病的人的偉大，而梅育兄弟的聲名由此傳遍了全世界。

三、合作行醫

一八八三年的八月二十一日，一股強烈的暴風雨夾著旋風掃過羅徹斯特市，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和傷亡，全區變成一片瓦礫，所有的受傷者都被接到臨時的收容所內，居民這時候才覺悟到沒有一家自己的醫院。因當時一般人根本看不起醫院，認為醫院都是為貧苦者而設立，醫院代表一個愁苦的地方，加上受過訓練的護士又少，還不如在家庭裏的看護。在抗毒法還沒有發現之前，一般人認為入醫院療養就是去等死。災變過後，籌建醫院的工作就積極進行，直到一八八九年十月，才完成了聖瑪麗醫院，由梅育父子擔任主治大夫，老梅育醫生當時已

經七十歲，但仍精力充沛，滿腔熱情，有他在，病人的信心就增強了許多。最初這家小醫院只有八個床位，由當地的修女們暫充護士，有了一家像樣的醫院，他們獲得了許多的便利，以後，他們毋需在農家的廚房內施行外科手術，也毋需再傳話給當地的醫生（當時規定，在農家施行手術，必須要有十五名醫生在旁參觀。）每天早晨，二兄弟都可輪流在一間特別的手術室內做幾個手術，其他的醫生則隨時歡迎在旁觀察。於是，他們父子三人漫長的共同事業就從羅徹斯特市聖瑪麗醫院開始了。

最初入院的病人很少，以後則逐漸增加，聖瑪麗醫院也逐步擴充，增加了許多病房，手術室的設備也改善了。很快地，四圍鄉鎮的病人都擁到這裏來求診，聖保羅、芝加哥和從整個中西部來的患者擠滿了羅徹斯特城之私人醫院和旅館。出租馬車的司機在火車站候客時，都會問每一位到來的旅客：「您是醫生或病人？」一八九三年手術尚少於五百宗，到一九〇〇年則增加達十倍，一九一〇年超過八千多的病人通過手術房。一個最大的進步，是過去認為體內腔道不能動手術的觀念已經打破。到醫院去接受手術不再是接受死刑的判決，人體的腹部，胸部，和頭顱不再被視為禁區，自抗毒原理發現之後，只要有足夠的技術，是可以像體表的器官一樣地手術的，外科迅速治療迅速痊癒的情形當然比內科的長期治療更受歡迎。梅育兄弟愈來愈忙，無法兼做助產士和內科的工作，乃專心致力於外科，且各成專門，威爾做腹部，查理專做頭部和頸部。

在羅城中央的聖瑪麗醫院裏，病人愈來愈多，擠滿了整條走廊，由一位性情乖張名叫傑的長工指導，出入診療室，而在診療室內，威爾和查理或其中助手之一負責檢查病人。傑是梅育家一名忠實的僕人，但時間長了，他也就有些專橫了，口裏衝著一根香煙，隨意指使他人，如果明知病人出不起診費或看不順眼，或是在夜間休診時上門者，傑都要把他們打發走，且口出穢言：「我們只對我們辦得到的病人看病。」病人實在是太多了，他們的聲望也是太大了，梅育兄弟雖然願意為貧苦者義診，但也不是對任何人不計較診金，否則無法擴充醫院的設備和改進其業務。對於出得起診費的病人，他們是一定追究到底的。而當時羅城正欣欣向榮，人民經濟情況甚佳，故就醫者衆多，而金錢也滾滾而來。病人到羅城來求診，都能享受到最佳的醫療和照顧，滿足於最新科學的利益，他們也都獲得了他們信心的報酬，愉快地出院回家。而梅育父子的合

作行醫，手術分工，也為後來的醫院制度開了一個新的紀元。

四、梅育診所之建立

老梅育也許從來就沒有想到要存一些東西，他生來即能隨遇而安，且能自圓其說，他從未好好地在家裏待過，總是想向人表達新奇的理想和觀念，自然病人也很樂意於與他親近，而他也非常關心病人。在聖瑪麗醫院內；常常舉行醫學病例討論會，醫生們彼此以銳利的批評性眼光以找出彼此的錯誤，使手術能更臻完滿，同時利用自由的討論，召集地方的醫生共聚一堂，利用互相交通，以減少彼此間職業性的摩擦，梅育兄弟後來也保持此優良的傳統，從未停止過招待不遠千里而來的醫生，例如從明尼蘇達，伊利諾，紐約州甚至遠從歐洲大陸來訪者，他們在手術室內準備一個地方使外科訪客們能觀察到梅育技術的每一細節，當他們的手熟練地在動作著時，威廉和查理還要細聲而不停地講述著手術中的每一步驟，而聽了他們的話後，即使一位所學不多的觀者也可獲得梅育兄弟第二手貨的所有印象，威廉、梅育會突然地所到：「我從紐約某家醫院學到這種方法的。」或「芝加哥的默菲醫生是介紹這種改進方法的第一人。」高傲的訪客也許會懷疑二兄弟是否根本沒有獨創能力，但梅育兄弟總是靜靜地談著，其態度是十分認真的，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值得隱瞞的，將自己所學到的東西再教給他人，比揚言是自己獨創而又不肯教人者，其人格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部落酋長兼為巫醫，神秘和暗示是他們行醫的法寶，甚至梅育兄弟在芝加哥研習外科的時代，醫生們還有自命為神醫的，以美麗的謊言欺騙群眾，如今日台灣跑江湖賣膏藥的師傅，在他們的字典上似乎從來就沒有「失敗」二字，總是「吃一瓶就知道功效。」但另一方面，一種新的工具被應用了，即統計學的方法，被梅育兄弟巧妙地運用著，成功或失敗都用圖表清晰地表示出來，沒有人會搞錯，無論如何偉大的醫生也不能再誇口：「我的手術是天下最神奇的，我的方法是萬無一失的。」或「老的方法一無可取，新的方法絕對保險。」之不合邏輯的陳腔濫調，辯論術和辯證法在科學文章內也沒有意義了，只要稍有辨別能力之讀者，只想知道有多少確實成功的例子或好結果和壞結果之比較如何，作者的語句要更改如下：「在總數 543 病例中，手術後立刻死亡率 3.6%，但

十二個月後有 80% 證明完全無症狀出現。」而圖表的整體價值還在於作者之誠實，虛偽的報告可能比謊言還危險，任何錯誤的來源也可能使結論毫無價值。梅育兄弟在外科上的一部分威望乃建立於他們對統計學的精通，此亦為一般現實主義的美國人所要求做到的。而梅育兄弟的聲望也使他們有足夠的病例來做各種統計報告，這在其他私人的開業醫師是無法做到的。歐洲的醫生們雖有著優厚的資助，但在膽囊和其他腹部手術上，梅育兄弟的記錄卻是無可比擬的，從前醫學的焦點都在歐洲，現在卻逐漸轉到一個離芝加哥數百哩遠的小鎮上。

在一九一〇年左右，梅育兄弟竟能在外科界中發表他們對於一千多甲状腺腫開刀治療的報告，結果除了瑞典柏恩之柯赫（Kocher）教授以外，沒有更好的報告了，而這位教授曾是世界上做過該治療的第一位外科醫生。

梅育兄弟在聖瑪麗醫院內的醫療業務迅速地發展著，使診所愈來愈顯得狹小，要把它擴充，確實不易，結果反而顯得散亂不堪，於是有意興建另一座大廈之提議，經過數度設計和協商，終於在一九一二年十月九日舉行大廈奠基典禮，建造了將近二年才竣工，名稱叫梅育診所（Mayo Clinic），內部設備齊全，優雅舒適，儀器則完全採用當時最現代化的，最美國式而有效率的，如電話，彩色信號燈，錄音系統，病人病歷卡用來係連的帶子等。老梅育當時已逝世，其雕像矗立在羅城公園內，事實上這一座建築才是他的紀念碑。

合作性的「集體行醫制度」（Group Practice）之構想在一九一二年醫院剛興建時仍是一個十分新的概念，而威爾·梅育即在這麼醫院奠基典禮時發表他的構想。這座醫院擁有各科訓練出來的專門醫生，各科醫生各自負責自己的部門，醫藥事業也逐步走向專門化，而病人的大重增加更加速了專門化的趨勢。一些醫生認為這是近代醫藥事業的最重大而切實的成就，有些人則稱他們兄弟二人為集體行醫制度之父。

美國的工農業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進展著，人民的財富日漸增加，醫院內由於使用種種現代化科學儀器，開業資金和業務支出，都比以前增加很多倍，因此醫藥費也高到了極點，醫院的收入也同時大大地增加，梅育兄弟深深明白要有最新的設備和做慈善工作是必須金錢做基礎的。一九一九年十月間梅育兄弟宣佈，他們已經把梅育診所內的全部資產移交給「梅育資金基金會。」於是一個醫院的新

紀元開始了，梅育兄弟的聲望和傳奇性的說法說他們手術過的病去就可以獲得痊癒是一對會做廣告的不敢到大城市來開界也仍好像把他們一個「好的地點」進步了，交通工具點開業，人們已失寧可選擇偏遠的鄉

五、手足英雄

梅育兄弟的聲望和傳奇性的說法說他們手術過的病去就可以獲得痊癒是一對會做廣告的不敢到大城市來開界也仍好像把他們一個「好的地點」進步了，交通工具點開業，人們已失寧可選擇偏遠的鄉

問到梅育成功恰好生於外科醫學已有的成就，作進盛行的時期，大約生們得到名利雙收調當時的那種特別育父子所利用的「的一部分，努力加倍。Group medi一個起點。

梅育兄弟又進的教學醫院，而竟遭到全國醫學學贈送：「虛幻合作，且想經由名譽，這是一件

威爾梅育滿的心迹，他提到如何教導他的兒也提到他和他的所賺的錢，那些的方式即是設立進的機會。自那育診所終於發展世人造就了無數梅育診所於

紀元開始了，梅育診所事實上已成為一個建全的企業性機構，設立董事會，以經營診所內之收支和添購設備方面，這在今日看來，似乎已不足為奇，但在一個醫院事業剛剛萌芽的時代，有這種偉大的抉擇，確是不容易的。

五、手足英雄

梅育兄弟的聲名愈來愈響亮，自然產生不少謠言和傳奇性的說法，有人甚至把他們比喻做神醫，說他們手術過的病人沒有一個會死掉，只要到羅城去就可以獲得痊癒；因此嫉妒反對的人責備他們只是一對會做廣告的騙子，說他們躲在僻遠的鄉下，不敢到大城市來開業，即是庸醫的證據。而且輿論界也仍好像把他們當做鄉下醫生般，建議他們移往一個「好的地點」。但這些人事實上不了解，科學進步了，交通工具也進步了，對於在大型的中心地點開業，人們已失去興趣，現在病人和研究生們都寧可選擇偏遠的鄉鎮來治療和研究了。

問到梅育成功的原因時，威廉總是說：「我們恰好生於外科醫學剛露曙光的時代，可以根據別人已有的成就，作進一步的發展。」外科手術治療最盛行的時期，大約是1890—1910，這個時期是醫生們得到名利雙收的空前機會，威爾後來還一再強調當時的那種特殊機會，以後永不會再重現。而梅育父子所利用的「集體行醫辦法」，各人負責自己的一部分，努力鑽研，更使手術的安全增加了許多倍。Group medicine 事實上正是今日醫學進步的一個起點。

梅育兄弟又致力於將梅育診所改進為一所建全的教學醫院，而且擬與一家醫學院聯絡，但此計劃竟遭到全國醫學同業的反對，梅育兄弟被指控向大學贈送「虛幻的禮物」，為了個人利益建立私人合作，且想經由「教學醫院」的名義得到不應有的名譽，這是一件很丟臉的事。

威爾梅育滿腔憤慨地到聖保羅市議院去表明他的心迹，他提到那位曾經被認為傻子的鄉下醫生，如何教導他的兒子運用智慧和精力以幫助他人，他也提到他和他的兄弟如受重託，保管他們在行醫時所賺的錢，那些錢他們希望立刻歸還給人民，歸還的方式即是設立教學制度，以給予年青的醫生有上進的機會。自那次演說後，反對的人無言了，而梅育診所終於發展出一所偉大的臨床研究中心來，為世人造就了無數偉大的醫生。

梅育診所於一九二八年再度改建完成，梅育資

產基金會為了興建這所大廈並購置內部的一切設備，一共花了三百萬元。大廈本身高達十五層，另加上一座四層高的鐘樓，面積之大，幾乎佔了市區的一個區屋見方。

老梅育醫生活到九十二高齡於一九一二年逝世，而梅育太太也活過八十歲。梅育兄弟是有充分的條件能够享高壽的。

梅育兄弟習慣於在阿里桑納州渡過各季，但他們仍不忘羅城的工作；即使在他們退休後，他們仍常常到醫院去。一九三九年春，威爾回到羅城，覺得身體不太舒服，特地到醫院做了次體格檢查，在檢驗時並沒有檢查出什麼，但X光卻照出了胃部生癌，當時他的感受一位醫生是可以體會的，他可以告訴他人，活過五年的機會已經少於5%了。

他立刻請人施行手術，而且恢復很快，不久，查理也回來了，但沒有多久即染上肺炎而逝世了，這個消息幾乎使威爾梅育癱瘓，終於在幾個月後，在熟睡中靜靜地離開人間。這兩位終生攜手而共同發揮出強大力量的一對兄弟，竟在數月之內先後撒手塵寰，也算巧合了。全世界的醫學刊物，當時無不對兩人的逝世，同表哀悼。而二兄弟之間互助友愛的手足之情，和寬厚人道的精神，使他們永垂青史而不朽。

■玩什麼■

他去拜訪剛認識不久的女朋友，閒談了一個多鐘頭，終於他告辭了，於是她送他到門口。

「再見」

「再見，有空來玩嘛！」

「好，要玩什麼？」

她滿臉通紅，真奇怪！你想是為什麼呢？（老歪）

■診斷正確■

病人：「陳教授，聽說您的診斷向來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我這毛病不知看過多少醫生，他們都看不出所以然來，能不能麻煩您替我診斷診斷？」

醫生：「可以是，不過現在不行。」

病人：「為什麼？」

醫生：「我是病理科的醫生，我們只在病人死了做過解剖以後，才下診斷。」

（老歪）